

裴斐主编

李白诗歌赏析集

巴蜀书社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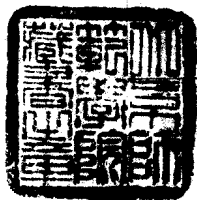
李白诗赏析集

裴斐 主编
巴蜀书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45620



1145620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李白诗歌赏析集

裴 斐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1 字数280千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690 册

ISBN7—80523—031—5/I·11 定价：3.85 元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缘起

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诗人、词人更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精选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纳入本丛书之内，同时发行，以飨读者。

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分析精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以诗词文为主，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兼顾其他文学体裁。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特约请学界名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赏析文章全部新撰，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以期尽可能达到目前最新最高水平。

这套丛书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审稿、改稿和定稿工作。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这套丛书拟编五辑，每辑十种，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分辑出版，五年内出齐。

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尚属首创，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编辑委员会

巴 蜀 书 社 编 辑 部

一九八六年九月

12056/13

前 言

李白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代宗宝应元年（762）或稍晚，主要生活在玄宗、肃宗两朝，这正是唐代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李白生逢其时，他正是在转折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成就为伟大诗人的。

李白祖籍陇西，先世曾流徙西域，其父于武后神功元年（697）入蜀，住在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李白即降生于此。其家世已不可考。在蜀中度过的青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作赋，还有任侠和游仙的经历，但都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最重要的交游则是结识梓州盐亭人赵蕤，此人善为纵横术，喜谈王霸略，著有《长短经》，对李白思想影响颇大，也是他后来唯一思念的蜀中友人。二十五岁那年经三峡出蜀，仗剑远游。尝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北至河东，复南游江淮，历抵越中。这次漫游共达十七年，先后有两个据点。先是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因为故相许圜师家以孙女妻之，遂在此成家；后又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李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但他不愿由科举出仕，而是想效法管仲、张良、诸葛亮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为帝王辅弼。漫游即为树立社会声望，以引起统治者注意，而且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天宝元年（742）唐玄宗亲下诏令征召李白进京，命供奉翰林。“游说万乘苦不早”（《南陵别儿童入京》），他以为

从此可以实现其政治抱负了。然而结果却是理想的破灭。

唐玄宗在其统治的前期即开元年间，曾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同时此前唐帝国已经过上百年休养生息，到这时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生活各方面均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人称开元盛世。但就从开元末期起，唐玄宗即已“厌绳检”而耽于声色享乐，朝政悉委奸相李林甫。社会的衰败总是从统治集团的腐化开始。当李白于天宝初年入宫时，唐代社会表面上还呈现出升平景象，但皇帝的荒淫昏聩以及整个朝廷的腐败都已发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据载李白供奉翰林时也曾起草过诏诰，但保存下来的却都是些应制诗词。昏庸的君主既不可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他自己又不甘心做个应诏填词的侍从之臣，加以同列谗毁，被迫辞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两年供奉翰林对诗人追求的人生理想来说固然是个致命打击，但他因此获得了对朝廷腐败的痛切感受和深刻认识，并从而觉察出潜伏着的社会危机，这对他以后思想和创作上的巨大变化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天宝三载辞官以后，诗人又开始了 he 生平第二次大的漫游，然而心情却与前次大不一样了。李白抒情诗中有个最常见的主题，便是怀才不遇，但前期的这种歌咏止于“功业莫从就”（《淮南卧病寄蜀中赵征君蕤》）的感叹，实缺乏感人的力量。辞官以后，切身经历使他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怀才不遇归咎于现实政治的黑暗，自鸣不平总是伴随着对统治集团的揭露与抨击，因此这类作品具有了政治抒情的性质。“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是针对谗害他的权贵；“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这是指斥君王了。“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整个社会都是这样黑白颠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书怀赠

南陵常赞府》)诗人忧愤不已,并因此产生了国之将倾的预感:

“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远别离》)唐代社会在安史之乱前那种黑云压顶,山雨欲来的气氛,在同时代众多诗人中只有李白感觉到,并且十分深刻而生动地把它写出来了。李白后期抒情诗所以特别感人,关键就在诗人的个人感情已与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命运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因而在他佯狂放诞的歌咏背后总是隐藏着深沉的悲感。这不仅可以从大量政治抒情诗中看出,也可以从他这时写的饮酒诗、游仙诗和山水诗中看出。尤其感人的是,他在许多诗中都表现出对社会的失望甚至是绝望,不断地说自己要弃世远遁,然而那种强烈的感情本身便说明他是无法弃世的。在漫游中他始终关心着政治时事,例如李林甫杖杀李邕和裴敦复、哥舒翰取石堡城、杨国忠征兵讨南诏,在他诗里都有反映。天宝十一载还曾远游幽蓟,亲见安禄山势力坐大,“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为之忧心不已。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执著关怀和对形势的洞察,在天宝年间众多诗人当中无人可与之相比。

天宝十四载(755)末安史之乱爆发,繁荣的诗坛顿时归于沉寂,无论山水诗人还是边塞诗人都已消声匿迹,这时的李白和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却变得空前活跃,他们一南一北,各以其独具特色的诗篇共同反映了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历史浩劫。李白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的作品共约二百多首,占其现存全部作品五分之一以上。他不但写了许多诗篇谴责这场叛乱,描写叛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并且渴望亲身参与平叛复国的战争。叛乱发生翌年即投入永王李璘水军,在军中写下多首热情洋溢的讴歌平叛复国的诗篇。当时肃宗李亨刚即位不久,

疑心李璘有异志，遂命人将其击溃。永王兵败，李白因之入狱，在狱中写下了《上崔相百忧章》和《万愤词投魏郎中》以及其它多首满含血泪的篇章。九土横溃，皇帝弃国逃跑，爱国者却成了南冠君子！他在自鸣不平并愤怒指斥统治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同时，又大声疾呼求救，并继续寻找参加平叛救国的机会，表现出空前积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半年后经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营救出狱，立即便投入宋的幕府参谋军事。因以宋的名义向肃宗奏表自荐，不报，旋又向宰相张镐陈情自荐：“抚剑夜啸吟，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仍无结果，并终以从璘罪“免死流配”。这在唐代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判。长流夜郎经过三个年头（实不足二年），遇赦获释，折回江夏时写下了《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集中最长的诗，这年他正好六十岁，似乎有意为自己作传，而这个自传实无异于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相当全面的社会史。他把酿成这场民族灾难的罪责完全归于唐统治者，并谴责他们在乱中表现出的怯懦与无能，“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百姓无罪，爱国的诗人亦当无罪！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在倾诉了无辜被刑的悲愤之后却仍表示想回长安！理由是国难未平而朝中都是无能之辈，“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此与杜甫晚年的忧国忧民完全一致，不同者，老杜每有书生无用之叹（乱世重武轻文），李白却认为正是用事之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这种勇赴国难的豪情实值得高度赞美。更值得赞美的是他不但有豪言，还有壮举：六十一岁又以遭难多病之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中途病还。“天夺壮士志，长吁别吴京！”（《闻李太尉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翌年（或稍晚）便病死在当涂。可以说，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本身便是一首足以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壮丽史诗。

二

李白生平思想及其创作，均可以一言蔽之，那便是一个“奇”字。这其实是从前人评论中拈来^①。首先，他的身世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并存在许多谜。生也是谜，死也是谜，经历交游之谜就更多。其中有的可以解开，有的则恐怕永远无法解开，除非又发现了什么地下文物。包括若干作品的系年，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与其臆断，不若存疑。限于篇幅，这类问题只好放在一边。下面着重谈谈对李白思想性格及其创作个性如何理解的问题。

老杜《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讲得多精辟啊！二句须联系起来理解：白诗所以无敌，即在其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关于这种个性，前人说法不一，如“豪荡感激”、“豪放飘逸”、“豪迈俊逸”云云，要皆突出一个“豪”字，已是定评。我们不妨由此入手，但还须再进一步，即透过“豪”的表面见出“悲”的实质。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如“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豪则豪矣！其所表达的则是极为深沉的悲感。名篇《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等，无不如此，无不是以豪语表达悲感。豪中见悲，悲感至极而

^①前人评李白，无论抑扬，均好用一个奇字。如“奇之又奇”（殷璠）、“才大语终奇”（钱起）、“以奇文取称”（元稹）、“才矣奇矣”（白居易），不可胜数。再如贺知章所谓“谪仙”、杜甫所谓“佯狂”，以至诸如令力士脱靴和骑鲸飞升之说，虽不言奇，而奇自在其中矣。

以豪语出之，这就是李白个性的基本特征。

李白作品中的“豪”与“悲”，实为诗人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归根到底又是由盛极而衰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矛盾，简单地说，就在于他对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但他的人生理想又是积极的；在于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由于他始终不向任何一面妥协，因此终生处于“仙宫两无从”（既非官亦非隐）的困难境地，而这恰恰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起的感情波涛，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或如近人高步瀛所说：“沉痛语以骏快出之。”（《唐宋诗举要》）“悲感”、“沉痛”，决定于诗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而他竟能以“豪语”、“骏快”出之，则由于他不愿向现实屈服，决定于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要之，李白思想风格是复杂的，必须同时看到矛盾的两方面才能正确认识李白，充分领会李白诗歌的深刻性及其艺术魅力。

然而李白个性不止于豪中见悲。此正如朱熹所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朱熹指的艺术风格，实亦与思想内容有关。思想与艺术在作品中是分不开的，我们所说的个性就是兼指思想与艺术而言。李白作品中确有朱熹所谓雍容和缓一类，而且其中有许多历来脍炙人口的名篇。从思想内容上看，这类作品政治色彩比较淡薄，缺乏特定的社会内容，通常是抒发日常生活中一些带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感情，如思乡（名篇如《静夜思》、《宣城见杜鹃花》、《洛阳城中闻笛》）、惜别（名篇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江夏别宋之悌》）、怀古（名篇如《夜泊牛渚怀古》、《苏台怀古》）、怀友（如《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哭晁卿衡》)、咏月(名篇如《古朗月行》、《把酒问月》)、歌咏旅游中见到的山川景色(名篇如《渡荆门送别》、《望天门山》),或是表现他同下层社会的接触及从中体察的民情风俗(名篇如《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荀媪家》、《采莲曲》、《越女词》、《秋浦歌》等)。从形式上看,这类作品多属短小篇章,语言清新朴素,极少用典,“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从这类作品中见到的诗人再不是那样狂放傲世,而是显得异常恳挚、单纯甚至天真,无论愉悦还是忧伤,都使人感到他是那样深悉人生的各种情趣。

我们从前类作品看见的主要是上层社会中的李白(就其思想情绪而言),“狂人”的李白;从后类作品看见的则是在日常生活和同下层社会接触中的李白,普通人的李白。前类作品反映的是主客观的冲突,充满反抗的激情,呈现为壮美;后类作品反映的是主客观的和谐,洋溢着生之情趣,呈现为柔美。两类作品,两种个性(风格),判然有别,而又彼此辉映。正因为“狂人”的李白是那样骄傲狂放、目空一切,我们才更加喜爱他在日常吟咏中流露出的赤子之心;正因为普通人的李白是那样温和平易并富于情趣,我们才更加欣赏他的佯狂放诞和笑傲王侯,更加同情他在上层社会所感到的忧郁、悲愤和孤独;正因为他的多数作品都具有驱驰造化、惊人魂魄的力量,那些雍容和缓、咳吐天然的篇什才更显得灿如珠玉,别具魅力。前类作品固然体现了典型的李白个性,后类作品对于全面了解李白个性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再要说明的是,两类作品、两种个性不仅彼此辉映,有时又是相互交织的,也就是说有的作品兼有二者的特色。

李白诗歌个性鲜明而又十分丰富,要从思想和艺术上加以说明,实须涉及若干层次和方面。以上所说两类作品、两种个性,

不过言其大概，而且仅仅是根据个人粗浅的理解罢了。

三

本集选诗共一百一十九首，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大抵按写作年代顺序，第一部分为开元年间及天宝初期作品，第二部分为天宝年间作品，第三部分为肃宗朝作品。年代及时期均不可确定的作品，则归入第四部分。即便如此，前三部分编排亦未必尽如人意，比如《月下独酌》四首，林东海同志便认为作于开元间，我则仍从旧说放在天宝初。须知李诗编年是极难的事，如果不凭臆测而是根据可靠证据，要能编到半数以上就很不错了。

选诗根据兼顾的原则，即既要考虑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代表性，也要考虑写作时期、篇幅长短以及体裁、题材等方面的因素，求其大体平衡，目的是想使读者对李白诗歌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历来公认的名篇大多入选，同时收入了若干过去选家不大注意的佳作。当然不是佳作皆已入选，即按窃意也有缺遗。比如自传性长诗《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不仅对了解李白生平思想及安史之乱都很重要，也很能体现诗人晚年诗风的变化，此诗原拟入选，因为赏析撰稿人爽约，只好暂付阙如，这是令人遗憾的。

赏析文作者多为学界名流和在大学任教多年的专家教授，其中包括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前辈和友人，对于他们的热心支持谨表示感谢。因为是分别撰稿，各抒己见，观点自不免分歧，侧重亦有不同。在去年举行的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上我讲过一句话：“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李白。”与会同行多有同感，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是说可以信口开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理无理，总有个检验的标准，那就是李白和他的作品。你心中的李白与我心中的李白不一样，但毕竟都是李

白。如果李白到我心中成了王维，到你心中又变成杜甫，那就不行。现代西方有种“空筐理论”，说是作家作品对读者来说只是一个空筐，你放进苹果就是一筐苹果，放进橘子就是一筐橘子。这就把鉴赏中的主观性夸大得过了头。比如《红楼梦》，或曰历史小说，或曰爱情小说，这叫各以其情而自得。但总不能把它说成武侠小说吧？鉴赏中的主观性不等于任意性，读者的主观毕竟要受作品的客观制约。正因为如此，鉴赏才是彼此可以沟通的。本集所收赏析文，各有独到见解，总的看来又都比较严谨，并不存在信口开河的情况，这对于普及读物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至于各自发挥的见解，即使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也只能是给读者以启发，而并非提供一种模式。鉴赏是根本不需要模式的。

后附年谱简编，系参酌王琦《李太白年谱》、黄锡珪《李太白年谱》、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三家，择善而从，间以己意出之。近年学界有两入长安或三入长安之说，皆无确据。李白自己并杜甫、李阳冰、魏颢等人所说白入长安都只有天宝初一次。第现存邠州、坊州及终南山诗多首，从内容上看不象入宫前后作品，说明除此之外李白还到过这一带。但邠、坊及终南山并不等于长安，更不等于长安宫廷。窃意李白除天宝初进京之外还曾到过京畿一带；事因不详，是否进入长安亦不可考，其时当在天宝十载游河东之后。对于诸如此类有争议的问题，己意均在年谱中有所表示。至于作品系年，多采取詹锳先生意见，但不求其全，仅选择年代较为确实及证明行踪所必要者。亦偶以己意出之。

本集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责任在我，望读者不吝指正。

裴 斐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中央民族学院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起 余冠英 吴组缃 杨明照
林 庚 俞平伯 唐圭璋 霍松林

主 编

缪 钺 程千帆 周振甫

副 主 编

裴 斐 吴庚舜 邓 南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兴荣	王仲鏞	王启兴	王思宇	邓 南
刘乃昌	刘仁清	吴调公	吴庚舜	邱俊鹏
陆 坚	郑临川	周振甫	周先慎	陶道恕
黄天骥	曹慕樊	程千帆	蒋和森	曾枣庄
傅璇琮	褚斌杰	廖仲安	缪 钺	裴 斐



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李 白 画 像

北京图书馆藏宋刊
本《李太白文集》

第一卷

草堂集序

李翰林集序

李翰林別集序

翰林學士本善其

翰林學士李若陽記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1997年12月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第二卷

歌詩五十九首

卷之二十一

歌詩三十一首

日本静嘉堂文库
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